

赶超竞赛

专家与决策者解读在不同形势 (好或者坏) 下各国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当前的金融危机已经让增长和激励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为了解读这个问题，本刊高级编辑Archana Kumar请教了两位专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与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投资部长Mahmoud Mohieldin。他们两人都供职于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是一些决策者和学者汇聚一起，用两年的时间来探索持续高增长的原因、结果和内在动力。该委员会恰好在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前完成了这项工作，最近出版了研究成果《增长报告：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

本刊编辑：发达经济体需要采取什么紧急行动，以减轻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Specnce：发达经济体面临两种情况。其一，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解决信贷紧缩问题，它会给金融部门以外的经济带来极大的普遍的危害。这种情况会比战后我们已经看到的任何情况都更糟糕。只有全球共同努力才能够避免这种情况，我的意思是，需要国际协调。它不会立即解决股票市场问题，因为股票市场是按照一个完全不同的动态方式以惶恐的心态进行运作的，但是，它还很重要，决策者需要予以关注。因此，我将它放在首位。

让人们关注于第二种情况比较困难，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经济增速大幅放缓。从长期来看，我们既需要一个深思熟虑的财政激励手段，也需要制定一个计划，以恢复财政平衡，防止金融市场进一步混乱。这个财政激励手段涉及时间问题。Larry Summers与其他专家已经详细地谈过该问题。

这里有两个选择：处理金融危机的实际影响，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重组金融体系；然后关注于财政方面。当然，金融体系重组速度再快也不能快到解决信贷锁定问题，因此金融体系重组需要各种形式的直接干预：为银行间交易系统出清的交易以及美联储购买

商业票据和市政票据等等提供担保。

Mohieldin：首先是恢复信心，第二件事还是恢复信心。如今金融体系的信任、信心和信誉问题至关重要。不管我们做了什么，只要能够恢复信心，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将是有益的。

正如Specnce教授刚才提到的那样，我们需要考虑一些捷径，采取一些支持措施，直到各种金融机构恢复秩序。为了给关键性发展项目以及贸易和投资融资，国家需要有足够的资金。而金融问题与信心问题一起，意味着应尽快建立支持机制，以恢复金融体系的正常功能。

Specnce

本刊编辑：新兴市场怎样呢？它们现在应采取什么关键行动来保证它们的增长率？

Mohieldin：你不能对所有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一视同仁，特别是现在，因为它们正以不同的方式面临着当前的危机。因此，比其他国家相比，具体政策可能会更适合一些国家。以商品价格上涨为例，一些国家受益，其他国家则受损。

但是，没有人从金融危机中受益。这不是一个零和博弈。对于小型的开放经济体，包括诸如埃及这样的国家，感觉上就像坐在剧烈动荡的大海中的一只小

船上。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通过采取某种防范措施和加强安全保障保持小船的安全。我们需要继续使用注重实际的方式来行事。

此外，通过更多的投资来实现和保持增长是至关重要的。以埃及和非洲的许多其他国家为例，它们可以依靠私营部门投资，特别是依靠基础设施这样的生产部门。看到这种有益的项目的结果需要时间，但它们为未来的繁荣铺平了道路。

另一个现在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是衡量经济业绩，包括增长业绩的方式。目前我们衡量这些业绩还依赖于“滞后的指标”。这就像开车连一个干净的后视镜都没有，前方道路上的情况似乎并不十分清楚。要准确评估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我们需要明确而先进的指标，这些指标能反映问题的全貌。而这并不总是可能的，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缺少先进的金融体系，包括活跃的股票市场。

因此，在发展中经济体中，金融危机会带来什么或者将会带来什么都不清楚，我担心这些国家将直接受到伤筋动骨的打击。如果没有任何缓冲或金融避风港，增长率、失业率、人民福利以及更为不幸的是，穷人将直接受到影响。

Specnce：我同意Mohieldin部长的看法，稳定和让小船能继续漂在海上是第一要务。在全球经济出现些微真空的时候，对于能够负担得起的国家来说，国内投资，包括国内公共部门的投资和就业非常有意义。对商品进口达到国内生产总值10%，家庭预算的很大比重要用在食品上的穷国而言，全球社会正确的反应是共同努力帮助它们。

本刊编辑：《增长报告》说，“可持续高增长是赶超型增长，全球经济是必不可少的资源。”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Specnce：我们称之为赶超增长是因为全球经济对增长的贡献，在考察很多成功高速增长案例的动力之后，我们发现全球经济对增长的贡献是一个必要因素。从贸易理论和现代增长理论来看这很好理解。该理论认为全球市场很大，在不用尽力扩大市场份额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如果维持原来的贸易条件就可以非常快地增长。但是，另一方面，保罗·罗默与其他增长理论领域知名的领军人物强调赶超型增长实际上涉及到学习。它与知识传播有关。无论是私营部门还是公共部

门，在用专业技术进行经营时，就使经济处于赶超阶段，而对于赶超型增长来说，就是基于这种经济而使潜在的产出得以扩大。这就是我们认为各国能够达到7%—10%增长率的原因，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原因能使我们做到这一点。你不能孤立地做到这一点，发达国家在没有反例证的情况下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发达国家必须发明所有的技术，而这种技术可能使得生产外移，发展中经济体则至少可以在一段时期内进口这种技术。你必须进口这种技术并适应这种技术，这就需要相当数量的聪明才智、创新和适应能力。



Mohieldin：通过更多的投资获取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Mohieldin：《增长报告》中13个“二战”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的成功案例，通过知识载体，甚至通过外国直接投资融入了世界。它们获得知识的途径要么是直接派人到国外接受教育，要么是进行培训。

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教育是，经济活动的三大支柱是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如果把它们与企业家精神结合起来，你会看到经济活动的奇迹。现在，这三大支柱已经被取代。在一个有趣的著作中，罗默教授讨论了内生型增长，根据他的看法，发展的三个新的方面是：第一，学习、创新、以及思想的传播。第二是“人”取代劳动力，人不仅仅是指在工作的人，还有可能是工作的人以及与他们交流的人。第三，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增加“其他因素”，这可能是任何东西，比如资本、额外资源等等。所以，现在经济活动的三大支柱是思想、人和其他因素。

“这意味着全球化仍将是至关重要，尽管人们或许会对全球化的许多优点提出质疑，我还是要这样说。”

Mohieldin

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中国以及最近的印度和越南等成功案例，都是基于这些新的支柱而非传统支柱。与世界其他国家进一步的融合能够受益更大。这意味着全球化仍将是至关重要，尽管人们或许会对全球化的许多优点提出质疑，我还是要这样说。

本刊编辑：但是全球经济本身受到严重困扰。你还认为参与全球经济是实现高增长的先决条件吗？

Mohieldin: 正如我刚才提到的那样, 即使全球市场曾经一度出现一些非常消极的发展事态, 即使多哈回合谈判不断失败, 我仍然相信全球经济对小型、开放经济体的价值, 比如埃及和该地区其他国家。全球经济也让较大的国家受益, 比如中国和印度。我仍然相信全球化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 通过出口扩大需求, 通过外国投资提高资本增长的能力, 通过向其他国家学习扩展我们的知识等等。没有全球化, 这些都是空谈。

Specnce: 我只补充一点。世界各地大约有40亿多人民生活相当殷实, 或增长很快, 这个数字一直在增大, 现在对此也抱有很大希望。希望是最恰当的一个词。如果我们听任全球经济停滞不前和截断所有人的机会, 包括在成功的经济体的人们以及那些可能加入这一队列的国家的人们, 也就是说世界人口的其余很大一部分, 我们将: (a) 做出一些损害增长和繁荣的事情是很不公平的; (b) 这将让人们思考他们与世界上其他人的相互关系。因此, 值得付出很大的努力以保护某些开放的全球经济的观念。

本刊编辑: 你是否澄清了“二战”后的增长“模式”? 或者, 如果您已经写了《2008年增长报告》, 它可能为实现高增长提供了不同的政策处方?

Specnce: 这可能不是惟一的模式, 但它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惟一的。在某种意义上说, 这是一个实证观点, 其他人在不同的具体情况可以得到不同的观点。举例来说, 迪拜可能会从自然资源型经济转向全球服务型经济, 而处于独特情况下的印度, 通过发展“高学历”服务业形成了自己的做法。话虽如此, 在某种意义上, 它是我们知道的惟一模式。如果在2008年下半年写此报告, 我们会更多地强调波动和保险方面的问题, 因为当它们失去控制就会滋生危机。此外, 我们已经知道, 这种危机正在削弱进步和增长, 并且不能充分支持增长政策。

Mohieldin: 对决策者而言, 该报告特别有用, 因为它突出了不要做的事情。尤其是对13个地理上并不接近的高速增长的国家至关重要, 我们在报告中已经指出, 这些国家大部分都在亚洲。与我们最接近的国家

是阿曼, 阿曼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 至少从相对较小的人口规模这个角度看。这并不削弱阿曼已经取得的成就, 特别是在人力资本投资与股权投资方面。但东亚国家, 比如新加坡、中国、马来西亚、韩国和日本学习了彼此的经验。邻近, 不仅地理上的邻近, 而且文化上的邻近是有益的。

本刊编辑: 除了你提到的“个别国家的条件”外, 什么是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的关键的政策因素?

Mohieldin: 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卫生方面的投资和公共物品的提供是一个至关重要但是被忽略的问题。之所以被忽略, 是因为这些投资的产出在今天或明天不能反映出来。看到人力资本甚至基础设施的回报需要一代人或者更长的时间。在更广泛的意义上, 您可以支持人力资本发展。

Specnce: 我非常同意这一观点。从长期来看, 高水平的投资对后代非常重要, 似乎应该至少放在紧接着高度优先事项之后。但我会选择对全球经济开放。我认为这是其他潜在的待选事项。

本刊编辑: 关于增长, 什么是最难理解的?

Specnce: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因为它取决于你对谁谈这个事情, 或者谈什么; 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贡献是: 政治领导、达成共识、建立沟通, 让人们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让他们满怀激情地参与到需要作出暂时牺牲的事业中。如果你不这样做, 实现高增长的机会就会很少, 我想很多人对此并不能很好理解。刚开始我对此也不理解。

Mohieldin: 这取决于观众, 但是, 总体来说, 增长代表着很多其他事情, 是社会一直努力去实现的一些事情中的好事情。这个观点很难准确理解。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 增长代表了人们的愿望。它有可衡量的美丽。它是对一个民族进步的概括。

Archana Kumar, 《金融与发展》的高级编辑。本文对这次访谈做了编辑。有关增长委员会的著作和观点的深度报道, 可见于: www.growthcommission.org。



Specnce: 赶超增长就是要学习。